

没有说出口的话,叫莫言

■王加兵

莫言来了,我可怎么办?我的周末必须无条件献给长距离拉练。

我的朵儿给我支招,你跑过去,再跑回来,来回凑足30公里。对,路虽不是那条路,里却是那个公里。

我脱下刚穿上的文学衣裳,换碳板鞋,换运动背心,都是草绿色的。四月既需要诗意盎然的绿草茵茵,也需要铿锵有力的碳板声声。

从南湖的家出发,抵达伍子胥的山,湖山之间,文学开路。一路向东,迎面皆是耀眼的光芒。路上只有我一个,以双腿运动的形式赶路。红绿灯前,电动车滴滴个不停,它们挤兑我。快速路口,蓝牌的绿牌的,挤眉弄眼,它们嫌弃我。交警拦下我说,“路上跑步,慢点,车子多。”

已经很慢啦,我只是以4分50秒/公里的配速去追莫言。若不是年纪又大了一岁,追莫言,起步4分。

到得太早。不是去得早,是我配速太快,缩短了时间。我与莫言的距离不变,配速越快,相见的距离越短。而莫言正在胥山文艺村里散步,走过大草坪,走过喜宴中心,走过流水石桥。四月的光伴着,水乡的风吹着,一群人前后簇拥着,他缓缓向讲课的礼堂走来。

“莫言老师,我以4分50秒/公里,从南湖跑到你在的胥山。”

莫言微微一笑,“不必太快,文学是慢功夫。”

终于开讲了。“怎么写,写什么”,这堂课的话题不新鲜,与我



莫言在胥山

跑马拉松“怎么跑,跑什么”一样。但上面坐着的是一肚子故事的莫言呀,我安静地听故事,一并记录着麦子抽穗一样的写作精髓。

蒲松龄给予我启发,“茂腔”“泥塑”“剪纸”给予我营养。

写别人没写过的题材,用别人没用过的语言。

要新颖,要创新,善于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寻求突破。

40分钟,戛然而止,莫言老师的讲课准点结束。40分钟,刚好是校园里一节课,准时开讲,准时下课,莫言老师是位不拖泥带水的好老师。好老师不会拖堂,讲故事的人不会冷场。很快,你问我答,莫氏智慧和幽默,精彩上演。

众声喧哗,提问的机会难得。我跑到台前立柱后,亲切地喊着主持人黄亚洲老师,试图私下要个提问机会。亚洲老师时刻关切台上台下,只回头简单看我一眼,微微一笑。我早晨跑过来

的路上,一位胥山村卖草莓的大姐,她在摊位里也这样朝我微微一笑。

我在台前守候了两个问与答,终究没有提问的机会。机会都给了文学之外的话题,莫言一直在答复,乌镇的往事,余华的黄酒,天堂蒜薹之歌。现场不时笑声四起,莫言正笑谈“余华认识600个汉字,我起码认识5000个汉字。而我的影响没他大,我的书也没余华卖得多……”“我回去把胥山的一天一夜,写成诗,写成分,写成书法,整理成十万+。”果真,小说家们都是语言大师,只言片语,生动有趣。幽默如他,智慧如他,天真如他,虽讳莫如深,依然如涓水边那位渔夫一样,一线一钩,一点饵料,足矣。

他在现场与大家欢快地互动。我悄悄退回,心里已有了答案。我关于文学与马拉松的话没有说出口,他听到我的声音又能怎样?他可以教我“写什么,怎么

写”,但无法给予我关于马拉松的细节渲染和形式营构。他没跑过我的马拉松,我的路只有我一步一步跑,我的文只有我一篇一篇写。

近一个半小时的活动热热闹闹结束。大家都快乐着,像是以欢乐跑的方式参加一场人心鼓噪的白金标马拉松。一个半小时,有人跑了半程21公里,有人跑了迷你5公里。都在跑,都在兴奋。人散后,停车场在堵车。只堵车,不堵人。脱下外套,打开运动模式,提提腿,转个弯,顶着文学的灿烂阳光,上路,回家。

路跑没几步,有人亲切地招呼,“加兵,别跑了,我送你回家。”是一起听课的嫣然。降速,降速,我的降速比刹车快。我没有跑崩,只是及时做个英明的决定,与其被马拉松的收容车拉走,不如钻进文学的回程车里。

路上,嫣然一直快乐着,“你的马拉松文章写得怎样啦?”“我想问莫言,只可惜他没有听到我的声音。”

“做自己的事,不必在意被看见。如果你是胥山的亭亭长松,行人自会走过来。如果你是南湖的悠悠白鹭,游客会起身追随。”

嫣然说得有理。嫣然做文化阅读推广,一本一本读,一场一场做。道友们说:“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,一群人可以跑很远。”有人驰骋赛道,享受奔跑,有人漫游书海,领略蔷薇晕染的乡野春色,万事都是一个道理啊。

至此,我这个周末的长距离拉练宣告半途而废。

这都是我孤独路跑时没有说出口的话,就叫莫言吧。

我爱读书

■朱云彬

古人《四时读书乐》中写道:“读书之乐乐何如?绿满窗前草不除。读书之乐乐无穷,瑶琴一曲来熏风。读书之乐乐陶陶,起弄明月霜天高。读书之乐何处寻?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

一个人想读书时,随时随地可以体会到读书的乐趣,有书相伴的日子,如春光灿烂,夏日临风。

我退休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安排好自己晚年的学习和生活,想到了去老年大学报名学电脑。电脑是当今社会办公、写作、交流的书写工具。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,我从背字根开始,起早摸黑,坚持学习,从几分钟打一个字,到一分钟打二十多个字。然后学习文字编辑、制表、照片处理、PPT制作等有关知识,最后再动手用电脑写作。

学习写作,关键是增加阅读量,所以一有空余时间就沐浴在文学的书海中。

人们常说,读书之乐,乐在诗意。在书海中徜徉,人生自有诗意,可以与陶渊明一起“采菊东篱下”;同李清照共赏“绿肥红瘦”;和海子一同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;和林徽因共享最美丽人间四月天……于我来说,读书之乐是心灵的舒展与酣享,是灵魂深处涌流出沁人的诗意。当然,真正的诗意,不只是在优雅时光里读书品茗的那份闲情逸致,即使身处困顿也不忘对诗意的追求。读书带给我的不仅是对梦想的追寻,更是思想的升华和心灵的净化,从而改变我的生活轨迹。

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学习,我从书本中获取知识,先后出版了《履痕》《浆声》《行走的村

庄》《鸟声宜人》等散文集,并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和浙江省作家协会。

翻阅一本好书,犹如打开一扇窗,尽享书中风光。我喜欢斜躺沙发,手捧一本书静静地读,毫无功利性地地休闲阅读,对我来说读书是生命中的一种享受,一种难忘的情怀。

读书犹如喝茶,总是要慢慢读,循序渐进,才会喝出味道,品出幽香。读书的过程,其实就是和智者学习交流的过程。一本好书就是一个秘密通道。而且这是一条神奇的“时空隧道”,宁静又充满魔力,渐而渐之,也就成为自己与世界对话的通道。

读书不但能增长知识,扩大视野,开启智慧,还能培养心灵的广度和深度。一个爱读书的人,渐而渐之会成为一个爱思考的人。因为书里不但有颜如玉黄金屋财富卷,有惊心动魄的故事,还有疑惑、伤痛、悲喜、叹息以及追问。一个会读书的人,读到后来,必定会加入自己的人生经验、喜怒哀乐,对世界和人生有自己的体悟和见识。

书海浩瀚,书貌似是被动的,在被读者选择的过程中其实也在选择着读者。遇到了,喜欢上了,便是缘分。

实践证明,在没有围墙的校园里读书,使我生活充实,让我懂得宽容、勤奋和付出,让我学会与家人沟通、与朋友交往;让我学会做人的知识;让我寂寞的时候不再寂寞;让我失去自信的时候找到自信;让我的心灵更加纯净、博大。我爱读书,我愿驾一叶阅读的扁舟,幸福地徜徉在浩瀚书海中,尽情感受“风过群山,花飞满天,书中世界,天上人间”的美妙境界。

我的宝藏妈妈

■小草儿

清明假期回家,发现“三八”节给妈妈买的鲜花,她一直舍不得扔,还在小心翼翼地为一束已经枯萎了的花浇水。我心里忽然一酸,我的妈妈,她那么用力地留住每一份微小的爱与美好。

妈妈已经70岁了,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作为家里的长姐,她只读了半个学期的书。可在我看来,我的妈妈是一座宝藏,她身上藏着太多被时光掩埋的才华与韧性。如果她能生长在现在这个时代,我相信,她的人生绝不会只有一种底色,而会绽放出无数种灿烂的可能。

她可以是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。小时候农村文化生活贫乏,为数不多的娱乐是送戏下乡。每到冬天农闲时,会有越剧团下乡巡演。妈妈就会带着我去看戏。印象中冬天的农村经常下雨,道路泥泞不堪,妈妈背着我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。回来后,她能把我唱的唱段学得惟妙惟肖。每天早上,只有她给我唱越剧我才肯起床。除了唱戏,妈妈模仿别人说话也极其逼真。我们家在秀洲新塍和桐乡交界处,本地大致有三种口音:一种是我们的,一种是绍兴、萧山等地迁过来,这种口音叫“绍兴话”。另一

种叫“本乡话”,而新塍的“本乡话”和桐乡的“本乡话”在语音语调上又有不同。妈妈经常去附近的运河农场打工,回来后总会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绘工作场景中不同的人说的话,模仿他们的语音语调,能够以假乱真。有好多次,我们一家人在家聊天,邻居以为我们家来了很多人,过来凑热闹才发现,原来是我妈在模仿别人说话。妈妈总是把在外面打工的经历说得那么生动有趣,以至于有一次,还是初中生的我非要跟着去给树苗拔草。去了才发现,太阳又晒又热,还有各种小虫子,弯着腰拔草一小会儿就腰酸背痛,可这些苦,妈妈平时从不提起,她把生活的苦都过滤掉了,只给我们看生活的甜。

她可以是位职场上干练的高管。社会在发展,妈妈不再满足于只去农场做农工。上世纪90年代,濮院羊毛衫产业蓬勃发展,边上很多人都成了小老板。妈妈就到羊毛衫厂打工。她虽然不识字,但是思路清晰,做事有条不紊。几十个品种,每个品种还有不同尺码和颜色,妈妈从未出过错,很快就成了老板娘的得力助手。那时的私人小作坊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,有活计的时候忙到半夜也正常,可妈妈从没有因此而在生活上怠慢我们——烧早

饭,做家务,干农活,忙到脚不沾地。她经常说:“人家把活交给你,老板也是付出了成本和代价的,货物质量有问题就是断人生意,这种事情千万做不得。”所以她宁愿自己辛苦一点,也要把工作做好。随着年龄增长,妈妈的眼睛渐渐做不了这些精细活,我们让她在家休息,可是她闲不下来,又去给做园艺的老板打工。因为她工作细心又不偷懒,很快就成了一群老太太的小领班,每天收工了还和老板娘讨论工作,在工作群里安排第二天的工作任务。她不识字,全靠发语音和大家沟通,但从没出过错,深得老板娘信任。

她还可以是位诗人。她骨子里住着一个对生活充满诗情画意的人。我记得小时候,她会跟家里的小鸡小鸭说话——“乖,多吃点,长壮实些”,语气温柔得像在哄孩子。地里的庄稼在她眼里也不是草木,而是有脾气的伙伴;谁渴了,谁晒蔫了,谁该施肥了,她一边干活一边跟它们唠叨,仿佛真能听得懂回应。我们家养的蚕宝宝从来病少,个大,茧子白白生生圆滚滚,产量几乎年年都是全村最高的。邻居婶子来讨经验,妈妈只是笑:“我就是跟它们多说了几句好话。”

有几年,爸爸生病,家里刚

造了房子,一家人一个月也吃不了一次肉,可妈妈总能把蔬菜做得花样百出,连吃萝卜干都被她说得像在尝人间珍馐。有几年她帮我带孩子,她会给孩子唱自己编的歌谣,而且几乎天天不重样。

我一直遗憾妈妈没能赶上好时候,可她自己从不这样想,她总是很满足,也很惜福。像无数那个年代的妈妈一样,她含辛茹苦、勤俭节约、忍辱负重,从不说自己辛苦。从小到大的,妈妈向我展现的,都是生活里美好的那一面。她总能把那些无奈的处境,转化为“这是我们的理智选择”,让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这样做,别人还不知道其中的妙处呢!

长大了之后看电影《美丽人生》,看到那位父亲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,把在集中营里遭遇到的一切都解释成一个游戏,我立刻就想到了我的妈妈,她也是这样,总是让我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,忽略那些不尽如人愿之处。她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,让我觉得,能来人间走一趟,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我的妈妈,她本身就是一朵不肯凋谢的花。岁月可以枯萎她的花鬓,却夺不走她向阳而生的姿态。而我,愿意用余生做她那永不枯竭的清水。

四月嘉兴醉江南

■孙志强

嘉兴的春天,不似别处那般张扬,而是藏在南湖烟雨、子城巷陌、月河灯影里,一呼一吸皆是江南本味。风是软的,水是柔的,花是艳的,连时光都慢下来,轻轻一醉,便入了画。

四月的南湖,是嘉兴最动人的诗行。湖面如镜,柳丝垂岸,风拂微波,亦拂心头。烟雨楼隐在轻烟薄雾之中,飞檐翘角被新绿簇拥,少了几分肃穆,多了几许温婉。湖心岛旁,穆静泊泊,将百年前的风雷收进一池春水。风过湖面,带来草木与泥土混合的潮润气息,偶有画舫驶过,把一湖春色揉碎成点点银光。沿湖长堤,芳草萋萋,落英缤纷,行人缓步,不忍惊扰这方温柔。

子城遗址的春色,带着千年古韵静静绽放。谯楼之下,玉兰初歇,新叶扶苏,斑驳的城墙上青苔暗生,砖缝间冒出细碎野花。阳光穿过古树枝桠,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光影,漫步其间,仿佛能听见千年岁月的低吟。东西相望的教堂与古城墙,在四月天光里交相辉映,一砖一瓦,都写尽东城的沉稳与雅致。

月河街区,则是江南烟火最浓处。河水弯抱如月,白墙黛瓦被春风染绿。廊棚古朴,石桥卧波,藤蔓爬上墙头,嫩蕊凝露,与高悬的红灯笼相映成趣。花鸟坊里,群芳吐艳,如此古色古香一座名城,我千里迢迢地去游览,竟然仅仅瞎子摸象似的只溜达了西南一角。为什么因妻子的一句“没什么好看的”,就连五华楼也没登上去,俯瞰一下古城全景呢?为什么因小姨子一句“那里走不通的”,而没有坚持沿复兴大道继续北行,去逛一逛“洋人街”,赏一赏“玉洱园”中的百年老茶花呢?更何况还有东边的洱海门,西边的苍山门……

我真的是太失落了!不过,这未尝不是给予我二游大理的绝佳理由呢。

丹雍容,国色天香映射红船波光;秀湖之畔,绣球团簇,素白缀枝清雅宜人;小蓬莱边,紫藤垂岸,花影照水诗意朦胧。

有了春色就有了雅兴。踏青,是嘉兴人四月最惬意的出游,扎进中央公园,漫步步公塘绿道,走进王祥里美丽乡村,赏繁花绽放,和蜜蜂谈笑,跟蝴蝶对话,与燕子聊天,用心去聆听春的足音,尽情地享受春天的赐予。

四月的苏州塘,悠悠嘉禾水,脉脉江南韵。货船缓缓驶过长虹桥,搅碎一河天光。莲荡湖畔,流淌着的运河民俗——江南网船会如期开幕。渔船云集,旗帜如海,锣鼓喧天,人潮如涌。一场国家级非遗项目,不仅是一场渔民、船民的狂欢,更是嘉兴人与水共生文化基因的生动展演。水因船而活,船因会而兴,江南水乡的文旅在桨声灯影、旗帜飘扬中代代相传。

四月,不仅是使大地变幻成“赤橙黄绿青蓝紫”的魔法师,更是催人奋楫笃行的擂鼓手。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里,在嘉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大街小巷,人们换上靓丽的春装,迎着和煦的春风,奔向自己的岗位,用智慧和心血浇灌着一幅现代版的“千里江山图”。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,在希望的田野上,那些忙着播撒种子的人们,正在用心播种未来的生活。正如宋代诗人翁卷在《乡村四月》中所云:“绿遍山原白满川,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此时此刻,无论男女老少,无论东西南北,人人都在追求自己内心的春天。

四月的嘉兴,不喧不闹,自有风骨。它有南湖的红魂,有子城的古雅,有月河的烟火,有水网纵横的灵秀。不必远行,一步一景皆是江南;不必刻意,一颦一笑尽显风流。

暖风拂禾城,碧水漾春色。人间四月天,嘉兴醉江南。

写真大理行

■姜云青

我们从红龙井城门进大理古城的时候,已经是下午五时。那天早上八时半,旅游大巴就驶上了昆明至大理的高速公路。

我心所向的洱海行程,自然不是早已生疏得把握不好方向的骑行脚踏车,也不是湖畔草地为了拍摄而仓促学得几个民族舞姿的扭扭捏捏,又不是站立湖滨与老伴牵手合影留念,而在那烟波浩渺的远山近水之间,我钟情于漫步绵延数十里的洱海石滩。在春风里让我沉醉不知归路。累了或站或坐,渴了或饮或嚼。直到夜幕四合,明月东升,这湖光山色定会被渲染成另一番美妙景致。

可惜跟团旅行,不得不亦步亦趋。在略显局促的洱海之角蜻蜓点水般到此一游之后,我便心不甘情不愿地随大队从红龙井城门进入了大理古城。于是,“红龙井”的传说只是差强人意,一照了之。五花楼前的合影人头攒动,露半个脸就行。有郭沫若先生1961年题写“大理”二字的南城门楼前,是必须要打卡的。

因为离集合的时间尚早,我们干脆在红龙井街找个地儿坐了下来,取出包里两种大理产水果继续品尝起来。有一种叫热情果,是热情的阿豪导游购买,刚才在车上分发的。另一种叫百香果,也是阿豪导游刚才在车上分发的。

使了好大劲,学着阿豪导游教的吃法,掰开紫褐色的百香果,里面的籽跟石榴籽一样紧实,黏黏的,肉黄核黑,用舌尖稍稍舔上一两粒,酸得不行,立马吐回扔掉。再掰开黄色的热情果,里面的籽也是跟石榴籽一样一粒粒粘连成一小团,肉白核黑,吃起来似酸似甜,味道么还算凑合。

磨蹭到傍晚六时三十分左右,我们仍从城西的红龙井城门出来。我隔着214国道西望,夕阳快要落山了,苍山就坦坦荡荡横亘眼前,黛青色泽在天边云蒸霞蔚映衬之下,愈显苍郁。上车时,我回头仰望城门上“红龙井”三个大字,突然产生一种失落的感觉,为什么呢?